

CHINESE
FANTASY

花与梦

中华异想集

鱼妇

CHINESE FANTASY

《中华异想集·鱼妇》中出现的怪物，是已经死去的人和在水里的鱼和蛇结合重生的「鱼妇」。虽然它原来不是凶猛的东西，不过没有饵料太久，也是会吃人的，若是受人操纵的「鱼妇」，攻击力和危害性则更大。不拆散人和鱼的话，「鱼妇」是活着的生物，但若是拆散了，则两者都会回归死亡的状态。



花雨原创最好的作家群

花与梦系列 1/44

藤萍◎著

主编·珠雅

青春校园异想小说
Youth Campus Fantasy Novel

中华异想集·鱼妇

◎ 藤 萍

连续七天的阴雨让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潮湿的气氛中，
就是在这样的天气里，

异味古董咖啡馆里来了一个带着大水箱的奇怪客人，

而水箱里面、身上带着美丽鱼鳞的怪物到底是人还是鱼呢？

似鱼似人的怪物——鱼妇背后原来隐藏着一连串的阴谋！

同时随之而来的，

还有唐草薇急剧恶化的衰退和……奇怪复活的桑国雪？！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一切的一切，

又将发展成什么样的局面？

暗藏危机的《中华异想集·鱼妇》清凉上市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花与梦. 第3辑/珠雅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6. 5

ISBN 7 - 204 - 07840 - 3

I. 花... II. 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5870 号

策 划: 朝扬花雨

责任编辑: 吴日珊 朱莽烈

封面设计: 黄 浩

花与梦 (第3辑)

主 编: 珠 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 0471 - 4971950

印 刷: 广州伟龙印刷制版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1/64

印 张: 120 字数 336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4 - 07840 - 3/I · 1669

定 价: 216.00 元(全 48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法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HERE LOVE STARTS 爱情开始的地方

花雨

新装上市!

16
勿忘我
www.jrbk.net

花雨原创浪漫言情小说家

藤萍\于佳\贾童\江雨朵\素问\念一
乔克天使\叶迷\机器猫\长晏\纳兰
苏盈\余眇\唐纯

港台言情小说名家

凌淑芬\单飞雪\绿痕\楼雨晴\黑洁明
四方宇\典心\兰京\决明\孟华\洛炜

联手打造中国浪漫言情第一刊!

言情世界 浪漫盛宴

将亨通进行到底/贾童
母米虫的幸福生活日记——做面膜做面膜/苏盈
不过夏至/长晏——原来爱情在这里/唐纯 情醉/余眇
二十三弦之画扇/藤萍——中华异想集 鱼妇(一)/藤萍
青珀再现/四方宇——猛虎在细嗅蔷薇——细数男装丽人/panke

浪漫
小说
赠送

16¹⁷ 18 三期连送浪漫小说

人物简介

顾绿章：钟商市顾家绣房顾氏夫妻的女儿，擅长刺绣，钟商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学生，性格温柔斯文，一个普通的女孩。

桑国雪：顾绿章的男朋友，一年前溺水死亡，生前是优秀学生和篮球健将。

桑菟之：顾绿章的朋友，相貌美丽的 Gay，钟商大学管理学院学生，校篮球队队长，拥有八分之一神兽“駁”的血缘，能变身为駁、为妖兽鬼魅的天敌。

沈方：顾绿章的朋友，钟商大学学生会会长，热情天真的青春男儿，曾为“女肠”附体而容颜苍老，状若中年男子。

唐草薇：钟商市异味古董咖啡馆老板，美艳冷漠的商人，人类种族中的不死人。在百年前曾经是个医生。

李凤宸：唐草薇的雇员，千年前被冰封于雪山的宋朝人，被唐草薇所救，在现代复活，武功高强，为人温柔宽厚，擅做家务。

木法雨：人类种族中的食人者，能操纵妖兽鬼魅，百年来处于假死状态，获得了桑国雪的心脏之后复活，但桑国雪的人格和记忆也存在于木法雨的身体中。为了消灭桑国雪的人格，木法雨必须杀死顾绿章。

一 鱼莲花

阴雨连绵。

钟商市已经连续一个星期没有见过太阳，连续七天的阴雨让整个城市沉浸在一种潮湿的气氛中，正是六月初夏的天气，这种潮湿让本该来临的炎热天气推迟了。城市里春季萌芽的花草这几天长得很茂盛，虽然看不见太阳，但是城市的颜色却很鲜艳滋润。

中华南街。

异味古董咖啡馆。

这是一家陈列满古董的咖啡店，虽然它是咖啡店，上门喝咖啡的客人却很少，仍然是以售卖古董为生的店铺。它的门前是中华南街特有的青石台阶，台阶上去是楠木大门，门上雕刻着不知是莲花还是荷花的花卉图案，孤茎大叶的花朵下水气迷蒙，弥漫着一股似古非古的气息。异味馆的窗户秉承清末民宅的传统，木头窗棂镂空排列着福禄寿喜四字，漆上的红漆因为年代久远已变成了黑色，但在精心维护下残破的地方很少。

店主人姓唐。

店里还有个雇员姓李。

六月二日，钟商市却仍在下雨，只是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依稀也到了尾声，只是淅淅沥沥地飘着雨丝。异味馆里依然没有客人，照常那么冷清，店主人和雇员都坐在老式房屋的厅堂里，看一台放置在小式仿西洋款管风琴上的黑白电视。

“昨日本市唐川河五里处再次发现一具浮尸，经查为死者沈秋雨，钟商籍男子，48岁，钟商市横洋彩印公司经理，目前钟商警方已在调查……这是四月份以来钟商市非正常死亡的第二十六人，省公安厅已经对本市高发非正常死亡案件高度重视，于昨日下午派专案组进驻本市……”

十寸的黑白电视模糊而声音嘈杂。

但屏幕里死者的模样仍然触目惊心。正逢一个星期大雨，堤坝边泥水很多，刚刚被人打捞上来的尸体和堤坝边的泥土混在一起，身上的衣着都已不见，但被什么东西咬了一口以至于身体从中截断，只剩下下半身，半圆形的伤口浸泡在泥浆中触目惊心。

异味馆里黑白电视信息不清的杂音静静地跳跃，摆满古董的房间没有开灯，只有一道道陈列品的影子。咖啡座区几张古董椅的阴影也拖得很长，其中两张椅子有着人影，地上淡淡晃动着桌上茶烟的影子，袅袅升腾。

“约莫是被咬了。”有人温和地说，“看这伤口，难道是唐川河里有一条大鱼？”

“谁知道呢？”另一个人淡淡地说。

“沈方的父亲好像也叫做沈秋雨，”语气温和的人说，“大概只是同名而已。”

“沈方？”语气淡漠的人顿了一顿，“这个人是他父亲？”

“啊……不知道呢。”语气温和的人说，“应该不是，沈方的父亲在旅游公司上班。”

语气淡漠的人的影子微微动了一下，他端起了茶杯，“像这样的尸体，怎么还能辨认出他是谁呢……”

“应该有证件吧？”语气温和的人看着电视，“不过……”

语气淡漠的人冷笑了一声，“不过这个人浑身上下没有衣服，哪里来的证件？”

和气温和的人微笑了，“啊，你的意思是……”

语气淡漠的人微微闭上眼睛，“有目击者。”

死者沈秋雨的尸体入水没有多久，还没有被泡肿，身上的衣物已经失去，能在发现尸体的同时就辨认出死者身份，除了有人向警方述说过程，还有什么更合理的解释呢？

“如果有目击者，究竟是什么把他咬成这样，岂不是马上就能知道？”语气温和的男子也端起了茶杯，却是合上茶盅盖子，茶已喝完。

“究竟是什么咬了他，和我有什么关系？”语气淡漠的男子说话仍很冷漠，光线自他背后映照着他坐着的古董椅，那椅子表面光滑圆润，即为古董行常说的“包浆”，

是年代形成的自然光泽。坐在椅子上的人穿着褐色底子扎金丝的织锦八达晕纹样唐装，那杂着凤凰、蝴蝶、莲花、铜钱等等纹样的衣服华丽死板，流露着一种已经逝去的端庄雍容，这衣服是手工刺绣的佳品，却不是普通人常穿的衣服。穿衣服的人眼睫眉鼻都长得十分完美，似乎连每一根睫毛上翘的角度都不可挑剔，肤色润白，眼睛狭长而眼瞳偏小，在他正眼看人的时候给人一种平瞳对视死板无情的感觉。

这个人是异味股东咖啡馆的老板，唐草薇。

光线一直照着另一个人的脸颊，坐在他旁边的人身材比他高了一些，脖颈挺拔，端坐的样子头、颈、背都成一条直线，可见他受过古典礼仪的教育。这个人脸上带着温和的微笑，凤眼重瞳，长眉入鬓，连长相都很温文尔雅，穿着一件很普通的衬衫。他是异味咖啡馆的雇员，李凤宸。

正当唐草薇淡淡地说到“究竟是什么咬了他，和我有什么关系”的时候，李凤宸微微一笑，异味馆门口响起了一阵敲门声，“不好意思，请问有人在吗？”

“请进。”正在微笑的李凤宸眉稍稍掠起了一丝诧异，异味馆向来生意冷清，更何况是这样的雨天，按常规从早到晚都不会有顾客。

门口进来了一个没有打伞，全身湿淋淋的中年男子，一脚踏上异味馆门口的青石板时，身上的水竟然流了一洼在鞋边，和窗外缥缈的细雨并不相称。

“请问这里有没有一位唐先生？”中年男子脸色苍白，“我听说这里有一位先生能治怪病，上一次钟商市蓝蝴蝶怪病就是这里的先生治好的，我有看电视。”

李凤宸和唐草薇对视了一眼，唐草薇眼眸微闭，充耳不闻，李凤宸依然微微一笑，“这个……能治怪病不敢当，上一次只不过是偶然……”他话说到一半，中年男子大步走过来一把抓住他。

“先生，我问你，人快要变成鱼的怪病你能不能治？”

人快要变成鱼的怪病？李凤宸眉心一蹙，“这个倒是从未听说过，不过其实我们都是普通人，上一次治疗蓝蝴蝶怪病只是这位唐先生有过治疗的经验……”他看了一眼唐草薇，发现他仍然闭着眼睛，当进门的客人是空气，不禁莞尔。

“我不管你们上次是怎么回事，总之我儿子——你们有谁能救救他就救救他吧……”中年男子挥了挥手，茫然且痛苦地指着门外，“他快要变成鱼了。”

好端端的活人，怎么会变成鱼呢？李凤宸皱了皱眉头，“你儿子在外面？下雨天呢，叫他进来吧。”

中年男子转身出去，很快吃力地拖着一个沉重的大型塑料袋进来，那塑料袋里沉重至极，水袋口往外流淌着清水，里面竟然真的装满了水。这袋子一拖进门，李凤宸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唐草薇有洁癖，这奇怪的水袋进来再出去以后，他少不了要把整间异味馆都擦洗一遍。正在他

皱眉的时候，“哗啦”一声，那水袋口突然伸出一只手臂，有人在袋子里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既像气泡翻动，又像在说话，却听不清楚在说什么。

唐草薇在水袋进来的时候睁开了眼睛，那只手臂伸出来的时候他正看着，和李凤宸一起看见了那手臂奇怪的地方。

那当然是人的手臂，看肤色和手指，那还是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的手臂，只是手臂上布满了奇怪的鳞片，那鳞片不像鱼鳞般密集，却是一簇一簇像花朵，又因为鳞片光华整齐，那就像一朵朵的莲花。手臂伸出来在外面一会儿，又收了回去，水袋里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似乎在叫“爸爸”。

“这是……”唐草薇低沉的声音慢慢地响了起来。

“我儿子去唐川河里游泳，游完回来全身痒，然后就一点一点长鳞片出来，鳞片长得越多就越要泡水，现在整个人都要泡在水里……也不和我们说话，泡在水里也不用氧气，也不吃饭，我……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办……唐先生你如果能救他的话就救救他吧……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着那中年男子竟捂着脸发出了哭音。

李凤宸轻轻拍了下那水袋，水袋里的人猛地翻了个身，就像水缸的表面被敲击了一下，惊动了缸底的鱼一样，“他在唐川哪里游泳？”

“五里那边。”中年男人呜咽着说，“唐川河五里，你们能不能救救他？”

“五里……”唐草薇慢慢地说，“又是五里啊……放心——”他的视线慢慢移向中年男人，眼瞳里璀璨妖异的光彩让中年男人起了一阵畏惧感，只听他平静地说，“你的儿子已经死了。”

中年男人呆了一呆，“什么？”

“你的儿子在唐川河五里游泳的时候已经死了。”唐草薇淡漠地说，“这水袋里的不过是一条鱼，不是你的儿子。”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唐草薇的手指从古董椅上垂了下来，指着那水袋，“这是已经死去的人和水里的鱼和蛇结合重生的‘鱼妇’，不是你儿子。”

“他明明是我儿子！你就算不会救我儿子也不要胡说八道，明明是活人硬说他死了……”中年男人拖起装着儿子的水袋，愤怒地拉出门去，在大雨中极其辛苦地把人拖下台阶，一边咒骂一边冒雨离去。

李凤宸微微有些喟叹地看着中年男子的背影，“现实……总是令人难以接受。”

“鱼妇这个物种，肚子饿了也是会吃人的。”唐草薇冷冷地说，“虽然它原来不是凶猛的东西，不过没有饵料太久，也是会吃人的。”

李凤宸微微一笑，“你不觉得刚才那位父亲很可怜吗？”

“那不是他儿子，我已经说过了。”唐草薇闭上眼

睛，“不信的人，要承担不信的后果。”说着他睁开眼睛，平板而无感情地看了李凤宸一眼，“你又想去‘行侠仗义’吗？”

“啊……”李凤宸从椅子上徐徐站立的姿势很是古雅温和，充满旧式礼仪的温文尔雅，“人都是庸信愚昧的动物，我也是，那位父亲是真的很可怜啊……”

唐草薇微微冷笑了一声，“你去吧。”说着他闭上眼睛，端着茶杯坐在椅子上纹丝不动。

“那么，晚饭就拜托你了。”李凤宸在屋角拿了一把雨伞，跟着刚才中年男人离去的方向，走进了雨中。

鱼妇……唐草薇那双如被眉笔勾画得极黑极精细华丽的眼睛静静看着自己的古董架，架子上放着一块砚台，黑色如墨的砚台上有一条小鱼的骨骼化石，那是一条鲋鱼。



这个时候，是六月二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大学下课的时间。

顾绿章和沈方刚从钟商大学出来，沈方去参加校际歌唱比赛，主办方怀疑他的年龄，好不容易顾绿章和通信工程的教授给他证明了沈方是因为大病一场以后突然衰老，他的确是二十岁，不是三四十岁，这才报了名。走出校门的时候，顾绿章就看到李凤宸撑着雨伞站在校门口，不禁有些奇怪，下雨天，凤宸和小薇几乎都不出门，“凤宸？

风宸！”她挥手向李风宸打招呼。

“啊，绿章。”李风宸温和地微笑，他向来喜欢绿章这个安静的女孩，“下课了？”

“下课了。”沈方一手拍在他肩上，“小薇那个混蛋又叫你下大雨去买菜吗？不是我说你，你好好一个又高又帅的大男人，我看去当模特都可以了，在异味馆里当小薇他妈，实在是浪费人才！”

小薇他妈？顾绿章一怔，“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果然……风宸和小薇相处的模式，真的像妈妈和……自家孩子养的脾气恶劣的宠物，“出来有事？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学校的 KTV 看沈方练歌？”

“有点事……”李风宸撑着雨伞站在雨中，那件衬衫看起来有点单薄，却因为撑着白色的雨伞让过往的大学女生纷纷侧目，白衬衫和白伞，在淡淡细雨中散发着一股俊朗的光，“那是学校的水池？”他看着隔着绿色铁丝栏杆，位于学校宿舍区后面的一大片水池。

“是新建的游泳池。”沈方搭在他颈上的手臂顺便揽住他脖子，“想游泳要有学校的游泳证，你要我的借你。”

“也就是说能进去的不是学校的学生就是老师或者员工了？”李风宸望着那水池，“我刚才看到有个大概四五十岁的男人把一袋东西倒进游泳池里，想进去看看。”

“风宸你不用那么遵守规定啦，”沈方大笑，用力地往下压他的脖子，“像你这样武功高强的人，就算光天化

日到处是人，你想进去看还不是能进去看？我打赌你进去看了又出来，大家都还没发现。”

“不敢、不敢。”李凤宸微微一笑，“规矩就是规矩，不是事急，岂能逾矩？”

“我带你进去吧。”顾绿章也微笑，“我有带学生卡，沈方和 KTV 约好了还是先去，我带你进去看看。”李凤宸想看的事情，和沈方这样热血洋溢的人不同，沈方说不定会因为一只小猫掉进水里就大喊大叫说要跳游泳池，可是凤宸不会。凤宸要看的事，应该也是比较重要蹊跷的事。

“那我去练歌了，过会儿去我那里玩啊。”沈方挥挥手先走了，他自从容貌变老以后，奋发图强，发誓要做一个最强的男人，不管读书、管理、体育、文化都要力争成为最强的男人，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爱情——他是决不会放弃追求顾绿章的。

她如果从来没有遇到过国雪，或者会喜欢这种出于本能的热血和热情，顾绿章看着沈方的背影，轻轻叹了口气，心情在好笑与黯然之间——如果没有那一个救命的吻，沈方决不会想到要喜欢任何女孩子吧？他信誓旦旦的“喜欢”，究竟是出于对她那一个吻的责任感，还是真的“喜欢”，恐怕连他自己都分不清楚……

“在想什么？”李凤宸的雨伞移了过来，雨伞边沿的滴水点点滴在身外。

她抬头望着李凤宸温和的眼眸，“在想我对不起沈

方。”她坦然说。

李凤宸又是微微一笑，那微笑和别人的不一样，他的温和让人感觉，无论你做错什么事，他都能原谅你，“少年时候，男生喜欢女生，或者女生喜欢男生，都是很正常的事。”他撑着伞和她往校园里走，“以现在世界的观念来说，并没有要求谁喜欢了谁，就一定要长相厮守，成婚成家，不是吗？”

“但是……是我引诱了他，不是吗？”她低声说。

“年轻人之间发生的事，以后想起来都是浪漫的回忆。”李凤宸说，“如果没有发生过什么，等以后年老，或者是会遗憾的。”

“凤宸你……没有女朋友吗？”她低声问。

“嗯？”李凤宸似是轻轻叹了一声，“有，不过她已不在了。”

她猛地一震：怎么，凤宸的女朋友也已经去世了吗？就像国雪一样……她从李凤宸的眼睛里看不出怀念或者悲伤，或者有一些寂寥，但更多的温和淡泊，竟是连那些微的悲伤都包容了。正在这时，两人已经走到游泳池门口，出示学生卡后，走进了游泳馆。

游泳池里似乎没有人，水面静悄悄地毫无动静，微风吹过，水面的涟漪从水池这边绵延到那边，没有半点阻碍。

“现在下课了，好像再过一会儿校游泳队要来训练，现在是不能游泳的吧？”她正在奇怪李凤宸到底想看什